

## 第十章

---

### 兵 变 血 案

本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

江北作业队的士兵们吃了晚饭，正在休息。有的搞内勤，洗洗衣物，有的在自找乐趣：打牌、赌钱、下棋等等。这些人大多是来自远郊农村的壮丁，每月只有一天休假。今天本应放假，因为有一排新建的仓库要抓紧施工，好在上冻前投入使用，一些士兵充当了泥瓦匠，所以将假日后延了。赶巧，一个叫铁锁的壮丁的老爹因为有病没赶上那次的“军民联欢会”，所以拿着过了期的通知书，从远道赶来兵营探望儿子。爷儿俩正在营房里唠家常，被一个姓朴的朝鲜族军官看见了。这姓朴的少尉刚洗完头，用毛巾包着脑袋，披着衣服往军官宿舍走，扭头看见了庄稼人打扮的陌生人在兵营里，便走过来询问，态度十分严厉。铁锁这个农村青年，当了兵就经常挨揍，这回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老爹见来人这种装束，不知是当官的，上前叫了声：“老兄弟……”话音没落便“啪”地挨了一个大耳光，“你他妈算老儿，跟老子称兄道弟！”铁锁忙将老爹护在身后，说：“长官，这是



我爹……”“啪！”又是一个耳光：“我就是你爹！……不管是谁，私人营房都有特务嫌疑！”铁锁还想再申辩，少尉的大皮靴已一脚踢在了他跨下，疼得他立刻蜷缩在地直不起腰来。姓朴的少尉见围过来的士兵们都已怒形于色，更加来了气，解下皮带没头没脑地又向蹲着的小伙子抽去，打得铁锁满地乱滚。吓得他老爹跪在地上咚咚地磕头求饶。半篮子鸡蛋也被姓朴的踢翻打碎了。直到打得手臂发酸，这个二鬼子才算罢休，一边系着皮带往外走一边扬言要追查是谁把这乡下佬放进来的……

这家伙嘴里骂骂咧咧地走出去没有二十步远，只听身后砰的一声枪响，便一头栽倒在院子里，子弹当胸穿过，立时了账。

铁锁一腿跪地，双手平端步枪，以跪射的姿势倚在门框上，枪口冒起一股蓝烟。

这一声枪响，引爆了积蕴在国兵们心底的怒火。只听一片呐喊声：“杀呀！和这帮畜生拼了！”眨眼间，军械架上的枪支被抢拿一空。弹药库的门被砸开，枪声四起。整整两个连的士兵哗变了！

这些入伍不久的新兵，毫无战斗经验，但复仇的怒火烧红了他们的眼睛。那些平日里粗暴虐待、侮辱过他们的军官，这时变成了他们实弹射击、刺刀见红的活靶子。几个不知死活的青年军官奋力抵抗，转眼便被乱枪击毙。其中四个民愤最大的日本军曹全被刺刀捅死，身上被扎得像马蜂窝一样。枪林弹雨之中，几个胆小怕事、脑瓜机灵的军官趁天色已黑溜出了兵营躲藏起来，否则被红了眼睛，见军官就杀的士兵们发现，恐怕也很难幸免。此次兵变，枪声一直响了两三个小时才渐渐平息下来。没参加兵变的几个营房灯火全



熄，士兵们全伏在地上一动不敢动，事后一查，死伤的全是军官。而约三百名荷枪实弹的国兵队伍，不知由谁带领冲出营房，失去了踪迹。

作业队上尉连长阎钟章（后为杀害李兆麟将军的主凶，被处决），家住江北马船口，离部队很近，第一声枪响他就听到。但这人狡猾、凶残，颇有带兵经验。兵变的性质他心中一清二楚，只要他一露面必死无疑。他怕士兵们找上门来算账，忙跳出后窗钻到野外高粱地里潜伏下来，静观其变。直到看见乱兵拉着队伍出了营门，好长时间后，他才摸进了劫后的兵营。这时，已是时近午夜了。只见整个兵营里尸体横七竖八，屋里院里都是；枪支弹药遍地，营房的门窗玻璃粉碎，弹痕累累，一片狼藉。

兵变的枪声虽然激烈，但相隔两千多米外的江南司令部却一无所知。直到凌晨一两点钟，方由这位阎连长电告了司令部值宿军官。当夜值宿的是军需少校河野，梦中惊醒操起电话，听到这个消息吓得直哆嗦，忙给内田顾问的公馆打电话，又告诉了主管江北兵营的少将队长洛合。洛合少将独身来满洲，寄住在一个白俄老太太家里，内田顾问的汽车路过时带上了他，两个老头子同时赶到了司令部。

顾问部对陆军军官虐待士兵的事早有耳闻和目睹，也颇为关注。尤其“军民联欢会”之后，曾三令五申，进行制止和劝阻，但收效甚微。日本关东军里因同类原因，下级杀死上司的事也经常发生，所以，这种风气由陆军带入江上军并不奇怪。但是此次兵变与日本军内的个别仇杀性质不同，而且伤亡惨重，影响很大。更为可怕的是荷枪实弹的三百多名士兵去向不明，一旦投奔了抗日联军，后果不堪设想！故此，内田顾问闻讯后的震惊和恼怒可想而知。但老头子并未



慌乱，一进司令部便果断地发布了一连串的命令。事后证明，这些命令、措施完全正确，都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首先，他命令值宿的少校河野带领四名卫兵火速乘小艇奔赴现场与阎连长取得联系，做好其他未哗变士兵的安抚工作。

阎连长在电话里接到指示，这才有了主心骨。按命令，他拎着二十响手枪一个人来到了仍有国兵的营房里，一进门就拱手作着罗圈揖：“弟兄们，弟兄们，受惊了，不要怕，这事与你们无关。拿枪的先都放下吧，咱们要和他们拼，我看现在还没到时候……听我的没错，我保证大家今后没事！”这家伙先把自己划到了士兵一伙，专拣好听的说，一顿花言巧语，说得这些充满戒心又不知如何是好的农村小伙子们迟迟疑疑地放下了手里的大枪。总算把留下来的国兵们稳住了。河野到达后，粗通日语的阎连长又加油添醋地一顿白话，把自己说成了临危不惧，冒着枪林弹雨击退叛军又稳住了军心的英雄，博得了河野一连串的“腰西”。

第二道命令就是对外封锁一切消息，想法堵住附近老百姓的嘴（具体怎么执行的，不得而知）。营门外照常设岗，但严格限制人员出入。第三道命令就是迅速处理尸体，天亮以前打扫完死伤现场，消除血迹。尸体马上运回司令部。伤员就地医治、护理，天亮后再悄悄转移到后院的医务处。于是就出现了司令部后院摆在地上的那些血迹斑斑的包裹。

经查，共死亡八人，全是军官。其中有四个日本人，三个朝鲜人，一个“满洲人”；营、连、排级都有。于团长和张团长因家住江南市里，又是星期日，故得幸免。

阎连长成了这次兵变事件中的大功臣，受命临时负责江北一切事务。他打开仓库，把所有往日归军官享用的好东西、好吃的全拿出来，分给士兵。让伙夫升火开灶，猪肉炖



粉条子、大米饭和酒管够，让这些肚里从不见油水的士兵们又过了回年。

我进入司令部大楼时，内田顾问与洛合少将因忙活了大半夜，正在顾问室里休息。宫崎副官在顾问室的楼梯口上设了岗哨，往来者不得骚扰，以免惊动两位太上皇。只有林保治参谋长和一群日本军官穿梭般奔忙不止。各部门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整个司令部乱成一团。林参谋长招见阎连长要了解事件真相，免不了又得让我担任翻译，连真带假，我按他的说法原原本本地译给了林参谋长听。看来他挺满意，挥挥手让我们退了出去。我刚从参谋长室出来，就被早已等在走廊上的李云龙司令一摆手叫了进去。

原来我已成了重要的信息源。司令官一定要我坐下来讲。旁边的朱副官却侧立沙发旁。我又从头到尾将阎连长的汇报重述了一遍。李司令倒也沉着，最后哼了两下鼻子，说：“好吧，左译官，以后有什么情况，全靠你来向我通风报信了。休息去吧。”

回到副官处，喘了口气，刚要抽支烟还没等划火，宫崎闯进来，说：“左君，马上通知作业队的于、张团长和白营长、阎连长，高桥由我转告，顾问睡醒了，让他们九点半到顾问室等候召唤。”

我岂敢怠慢，忙去挨个通知。最后在餐厅里找到了阎连长。他正在和一个脖子上长满癞疮的少尉在一起唾沫星子横飞地大吹牛皮。那家伙敞开上衣将红肿的肩膀亮给阎连长看：“……那帮士兵喊着我的名字，到处找我，非要杀我不可。老子用肩头撞开后窗跳了出去，才逃出这场大难，真是祖上有德呀！”我白了他一眼，认得，也是个虐待狂，心说：



“老天没眼，怎不在你后脖梗上给来一枪，省得叫人见了恶心！”

九点半，立在顾问处走廊的人，在林参谋长带领下依次进入了顾问室。我和宫崎偷偷站在一进门的屏风后面，屏息静听。好半天，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只听见内田顾问的两声咳嗽。接着是参谋长的声音：“顾问阁下，人都到齐了。”于是，顾问大人的满腔怒火便开始倾泄了：“听着，你们这些混蛋！（当然包括林保治、洛合这两位日本少将）把事情搞到了如此地步，叫我如何向上头交待？你们说！”室内鸦雀无声。只能听见内田在地毯上来回踱步的足音。我和宫崎缩着脖子谁也没敢探头偷看，大气不喘地装死。

忽然室内发出劈劈啪啪的击打声。天哪，老家伙又在用“土内”（竹剑）劈砍这伙军官！我和宫崎瞪目相视，心中偷着数数儿，足足有三四十下！最后内田似乎砍累了，咳嗽几声噗地把“土内”扔在地毯上，吼道：“林、洛合等一下，别人都给我滚出去！”于是这场单打的武戏才算告一段落，我和宫崎跟在后边轻轻地掩上门。宫崎让我找勤务兵赶紧给顾问室送茶、送毛巾。

回到副官处，见宫崎正在给医务处打电话，让郝军医来给他们上药。我一一观察了这几个“武戏”配角的脸谱：挨打最重的是少校营长高桥（拉走的三百人正是他的属下），头上足有四五道剑伤，血迹斑斑；肩上的少校肩章也耷拉下来，十分狼狈。其次是上校张团长，不但头上见血而且腮帮红肿，竹剑击痕清晰可见。这个在宴会上大叫憋气的团长，这回却连个屁也没放，又憋回去了。于团长秃头顶上没有血，但也肿起老大一块，左腮通红，嘴角有血丝。白营长体格最棒，挨了四五剑头顶上只见几条白印，没肿也没出血，



还咧着大嘴在傻笑，令人疑心这家伙是否少林高手，会“金钟罩”、“铁布衫”？阎连长大概因为有功，受罚最轻，几竹剑全砍在屁股和大腿上，没有伤痕。只是不知道林、洛合两个老头子是否也挨了揍。

内田顾问在上午十一点左右乘车离开了司令部，大概去向上级军部汇报去了。临走留下指令：一，将八具尸体拉到二十道街江沿上，洒油焚毁；二，以洛合少将为首、林参谋长陪同，带领全体作业队幸存的军官一起返回江北作业队，安排一切善后工作。三，不得对留下的士兵再有任何暴力行动和刺激性语言，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讯问。要改善伙食，安顿军心。军官要以身作则，善待士兵。四，整顿、清点枪支，弹药入库。恢复一切营房制度，照常站岗放哨。五，将室外操练课目改为室内思想教育……

下午两点多钟，负责焚尸的汽车开回来了。曲大胖子满面灰尘地跳下车，连喊带骂地叫伙房快给送葬的几个人做点好吃的犒劳犒劳。去江北作业队的人也乘艇出发了。我这人好奇心重，也想跟去看个仔细，可惜没点我的名，只好和满脑袋涂着红药水成了“花和尚”的高桥少校守在电话机旁待命。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司令部楼顶上的信号兵匆忙跑下来报告：“东江桥上发现有成排的队伍在走动！”高桥一听，霍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拿起望远镜直向楼顶信号台跑去。望远镜里，果然发现有一支队伍在缓缓地向马船口方向推进。从服装上可以认出正是作业队的那些新兵。高桥大喊大叫地闯进了林参谋长的办公室。劳累了一天的林老头子正在沙发上打瞌睡，听见这消息，忙夺过望远镜打开窗户向东江桥上望去，连声叫好：“好！不出所料，果然回来了！”接



着，马上让高桥给江北作业队洛合队长打电话：好生接收这批人，不得歧视，酒饭招待。

消息轰动了整个司令部。各科室都打开窗子用望远镜眺望，个个惊喜万状。林参谋长又马上通报了内田顾问，回答是热烈欢迎，妥善安置。

原来这三百多人群龙无首，既没有领袖人物，也没有什么去向目标；想去找抗联，但无人接应，也不知奔哪个方向去。另外，日本关东军军部已经密令各处道路、关卡，见到这些人只许劝阻归队，不可动武，不得强行扣押，防止武装冲突。这些农村来的青年一路上又累又饿，疲惫不堪。到处受到日本守备队和“满洲国兵”的阻拦，奔来绕去，还是找不出逃脱罗网的办法。一路上又有四五十人溜掉。最后剩下的二百多人惟一的出路就是归队，听凭命运的安排了。

又过了几天，那些跑回家去的壮丁，也在家属的陪同下回到了作业队。原来，逃回家的这部分人也难逃当地保长、狗腿子一类人的密告和威胁，真是走投无路。顾问部下令：对所有归队的士兵，不论时间迟早一律欢迎，不得以逃亡、反叛罪论处。各地军、警、宪对尚未归队的国兵及家属一律不得强逼、施虐，务以规劝为宗旨。这样，事隔一个多月以后，江北作业队的情况才渐渐平定下来。